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捌月出刊

普力宏文教簡訊

普力張

瑜伽師地論

菩薩地—攝抉擇分 二 下

普力金剛上師 講於 大乘講堂

一九八五、十二、六

弟子宏能 筆記整理

【白話譯釋】

就一般佛法來說，欲界生活是一個階層，它的範圍包括人道乃至畜牲、所有的鬼神、地獄等道，上至六欲天——四天王天(居須彌山腰)、忉利天(有三十三天，居須彌山頂)、夜摩天(空居天)、兜率天(空居天)、化樂天(空居天)、他化自在天(空居天)；還有，天道裡享受天福，卻沒有天道之德的阿修羅眾生；或者說人道裡有人道的阿修羅。所謂「阿修羅」，就是脾氣很大的眾生，

第122期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所以鬼神道裡有鬼神道的阿修羅。

至於三界裡眾生的內心以什麼為中心呢？都沒有離開「思想心」。一般人都對鬼神怕得不得了！好比看到跳蚤附身的鬼神很是敬畏，但是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可怕，因為他跟我們一樣同在欲界裡，他和我們一樣有「思想心」，有欲望、要名利、要權位，想要支配其他眾生，這種想法和我們人類完全一樣。如果在欲界裡的人能夠修習靜坐的話，就能高一等人了，因為他能夠除了身心動態的生活之外，又多了靜態的生活，少掉很多欲望的追求，因此能提昇到色界的生活，沒有了瞋怒心(所謂上界不行瞋)；如果內心寂靜到極點，能壓抑內心的妄動就到達無色界的生活。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

攝抉擇分 二 下……………一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日本永觀堂回首彌陀像……………	十一
高僧與盜賊的故事……………	十二
修道如初，成佛有餘……………	十三
至誠感通……………	十五
談量尺……………	十六
一個古銅鏡背面的故事……………	十七
不離不棄的愛……………	十八
因小果大……………	二十
松樹和藤蔓……………	二十一
說話不能揭短……………	二十一
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二十二



我們的第七末那識和第六意識有什麼不同呢？第六意識是面對現在的事實，解決現在的問題。而第七末那識，能夠轉生第六意識，也能面對將來的事實，解決將來的問題，它能夠影響第六意識「自我」執著的思想。第六意識之所以能夠產生第一念的思想，乃至第二、三念：無窮念，都是因為受到第七末那識的支配而有。所以第六意識主要是面對現在的事實，解決現在的問題，而第七末那識主要是面對將來的事實，解決將來的問題。但是偶而也會靈光乍現，看見超乎平常的事，它並不是什麼鬼使神差的靈異事件，刻意讓她撞見先生不軌的行為，現在很多人看了盧勝彥「啟靈學」的書，身體在搖晃擺動讓靈體附身，這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有些人真的招來外界的靈體上身，萬一靈體不肯走，那麻煩就大了！那位女老師眼前忽然呈現的畫面，就覺得它可能

是事實，感覺宇宙間有一股很大的精神力量。那是什麼力量呢？就是唯識學所謂的「心」與「心所」。我們說了半天，就是想讓大家稍微認識什麼是第七識——末那識？末那識恆常有「自我」存在的執著，它總有「我執」的染污，所以又叫作「染識」。又因為它能夠生起第六意識，所以又稱作「意根」。

光說末那識就讓人感覺很稀奇，其實還有更稀奇的第八識哩！現在有些人誤把它稱作「第八意識」，這種說法是不對的！第八識又稱作阿賴耶，「阿賴耶識」，是「藏識」，能儲存無量劫以來的生活記憶與經驗（種子）。我們應當要知道第六意識只局限於現在，而第七末那識能夠由過去生起現在的第六意識，還能夠生起未來的第六意識，但它總有一個自我存在的執著，我們過去曾經念過很多書，過去曾經有許許多多的經歷，或是有種種的思想或記憶，它都

儲存在什麼地方呢？在第六意識只面對眼前的、當下的境界，肯定是找不到的。在美國弘法的度輪法師，它的徒弟恆觀法師說：「打坐有什麼好處呢？當靜下來以後，好久以前的事都記起來了！」他的這種說法，在禪宗裡就要挨三十下香板了！在宗門下，要我們遣除現在的種種妄念，而他還要記起過去的種種妄想，怎麼能夠不被打香板呢？當然該打！他把這件事寫在書裡，但是大家不要會錯了他的意思。他想要告訴我們過去已經遺忘很久的事，當心靜下來時又能夠回憶起來，是誰有這個能力能夠把過去的種種經驗記憶起來呢？不是第六意識。因為第六意識只管現前的、明白的境界。能夠把過去的種種經驗記憶起來的是第八阿賴耶識，所以才稱為「藏識」，能含藏一切「種子」；它好比是一個無量廣闊的倉庫，能把所有的知識、印象、經歷都裝進去。它還

把未來的事作出推理，或是還沒有到來、將要到來、可能馬上到來、一定要到來的事也統統包括進去，具備推理的能力、創作的能力。倉庫裡放有無量無邊的種子，有好的也有壞的，有關自己的也放，不是自己的也放。一般人認為它就是靈魂，其實阿賴耶識和靈魂是不一樣的！中國人講人的靈魂有三魂七魄，但是我們今天不講這個。因為法相唯識學講「心」，就是講阿賴耶識，它有記憶力、創作力，相當於現代的「電腦」，但是電腦或錄音帶可以將記憶清洗掉，但是阿賴耶識卻沒有辦法將這些無量的種子（名言種、業種）清洗掉，只能用佛法的「正智」將染污的業種轉成清淨的無漏業種，去掉我執的染污。所以「分別」心包括什麼呢？包括三界內所有的心——前五識、第六意識、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那麼，什麼是「心所」呢？是心裡所有的活動。在佛教裡

說我們有前五識、第六意識、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等八個心識稱之為「心王」，它有很多「心所」來幫助它生起了別的作用。例如內心有所感「受」，好比眼前的杯子裡面裝的是什麼飲料呢？把它端起來喝喝看，馬上第六意識就能分辨出它有點甜。如果沒有感受怎麼知道它甜甜的呢？所以「受」心所是幫助第六意識的一個幫手，又好比「想」是一個心所，「觸」——觸摸看看，也是一個心所，它們對第六意識心王有幫助它生起種種了別的作用；還有「作意（注意）」也是一個心所，我國古人常說：「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如果我們走路時，別人跟我們點頭打招呼，而我們卻沒有注意到，別人就會說我們很驕傲，其實可能是我們心裡在想別的事情，沒有注意到他的打招呼。所以，雖然我們有能了別事物的第六意識，如果沒有善用這「作意」心所，就

沒有辦法正確地看到所見的事物。我們在這裡聽經也是這樣，如果人坐在這裡，但是注意力不能集中，心裡頭總是想東想西，好比忽然想剛才出門時用瓦斯燒開水，不知道是不是忘了關瓦斯，很著急，不知該怎麼辦才好？這就是注意力不能集中的實例。或是在聽經時打起好多的妄想，那麼就不能專注修學，成就聞思修三慧。可見，我們做任何事，如果沒有善用「作意」心所，那是絕對不行的。因此，這「作意」心所，是成就一切事業的必要條件。

換句話說，這些心所都是有對象的、有依靠的。我們眾生心在三界裡的分別，主要是靠八識心王和心所的幫助，才能有種種了別的作用。八個心識是心王；心所好比是他的佣人，是它的附屬者。請問心所多少個呢？在大乘《百法明門論》裡說有五十個心所法，而《瑜伽師地論》裡則說有六百六

十個心所法那麼多！所以光是好好研究本論，就一定可以寫成一部最現代化、最完善的心理學。現代的西洋心理學只有寫出心的功用，並沒有寫到心的內容，而所有心的內容都在佛教典籍裡，尤其是《瑜伽師地論》，因為本論談到了六百六十個心所法，這樣，肯定能將心理學的內容寫得既豐富又完整。但是今天我們只能介紹幾個心所法，讓大家稍微認識一下心所的作用，它對於心對境的分別有很大的幫助。如果我們單單用心識去研究佛法，沒有用心所去感觸、領受它，沒有去注意、思惟它，還是得不到佛法的受用，所以我們想研究佛法，必須要靠心所的幫助，才能成就佛法的修學。

「分別」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思想心，我們只能簡單介紹它的作用。它讓我們知道「分別」原來就是自己。請問是「分別多」好？還是「分別少」好

呢？「分別」不一定是罪過，但大多數自我心太重的「分別」是罪過。如果用「分別」來獲得知識，是越多越好；如果用來「分別」自己的利害關係，就不好了，這樣會使我們處處感覺很痛苦，害得我們時時煩惱不安！

什麼是「真如」呢？根據中文字面的解釋是「真是如此」！什麼東西是「真是如此」呢？什麼東西不是「真是如此」呢？只有真理才能符合「真是如此」的定義！如果一個道理只有在這裡「真是如此」，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就不是「真是如此」的話，這樣就不是真理了！一個道理在這裡「真是如此」，在那裡也「真是如此」，在古代「真是如此」，現在或未來也「真是如此」，這樣才能稱作真理——真如。在佛法裡所謂的真理，和一般世人所謂的真理有什麼不同呢？我們提出比較簡單的看法。我們人類生存的法則是生、老、病、死，而思

想心發展的原則是生了以後滅、滅了以後生，生滅、生滅……，這是比較容易了解的原理；論文所謂「法無我」是什麼呢？「法」指的是一切世界上所有的、客觀的現象，也就是五法所謂的「相」，還有在「相」上所冠加的假「名」。假的名字沒有「我」，我們比較容易相信，好比眼前的桌子，我們罵它：「桌子你是個壞東西！」它會生氣嗎？不會。因為桌子不會「分別」嘛！又好比我們對某個人說：「你是一個壞東西！」他一定不會生氣，馬上和你抗議或爭吵「我為什麼是一個壞東西呢？」

以佛法來分析，「人」和「壞東西」同樣是一個假名，一個人全身上下都好的，一點都沒有「壞」的跡象，到底哪裡「壞」呢？我們知道「名字」是「名字」，「事實」是「事實」。這「名字」不符合「事實」，這就是真理——真是如此——「法無我」！因為「桌子」的名字，

是大家過去共同承認的命名，過去如果有人給它命名成「椅子」，那麼今天大家就共許它是「椅子」；又好比本省人很喜歡給男孩子命名「金龍」，你叫「金龍、金龍」過來！會有一條金色的龍過來嗎？不可能的。因為「金龍」只是一個假名而已！如果「金龍」就是他這個人，「金龍」來了，大家豈不皆大歡喜？但事實不然！中國人認為金龍顯現出來是吉祥的事情，在古代金龍代表真命天子出現世間。而爸爸、媽媽為自己的兒子取名「金龍」，是希望他將來出人頭地，像真命天子一樣，成就一番偉大的事業。「金龍」就是他的人嗎？不是。過去我去彰化，有一個製冰工廠的老闆請我去他家作客，他的名字很特別，叫作「鳥屎」（用台語唸）。因為過去台灣的傳統習俗認為孩子命格不好，養不大或不容易養，就刻意給他取一個很不雅的名字，這樣就會變得比較容易撫養長

大。但是他本人會不會像鳥屎一樣，那麼噁心髒臭呢？不會啊！所以，名字不是事實！這是真理！

現在我們來說人，我們說某人很棒像「金龍」一樣，有沒有這種事呢？沒有這種事情。「金龍」和這個人沒有任何相干，這個人身上沒有任何「金龍」的事實，給人取名最壞的情況就像剛才舉例的「鳥屎」，他的人既不是鳥，也不是屎，更不是鳥屎，完全沒有這個事實。因此，所謂「法無我」有好幾個意義存在：第一、在名字上是無「我」性可得。第二、每一件事物的存在，它沒有實在的個體可得。我常在講經時，以眼前的桌子來作舉例，這「桌子」它沒有自己實在的個體可得呢？沒有啊！它是由木匠將好多木板鋸好，然後這裡釘釘、那裡釘釘，將這些木料拼湊起來，還把美麗的木紋皮用膠水黏貼在木板上，又塗上透明漆……。請問「桌子」

本身有沒有自己實在的個體嗎？沒有啊！這也是「法無我」的表現。我們並不否認有這張桌子，但是沒有這張桌子的實體可得！因為木板不是「桌子」，釘子、膠水……等也都不是桌子。這就是「法無我」的真理！

我們人也一樣，大家都會拍拍胸說，這就是我的身體啊！怎麼會沒有一個實在的身體呢？請問，沒有爸爸、媽媽哪裡來你的身體？爸爸如果沒有他的爸爸、媽媽哪裡來你的身體？媽媽如果沒有她的爸爸、媽媽哪裡來你的身體？你仔細想一想，你的身體是不是「法無我」呢？的確是。這就是真理！還有，我們能夠生活到現在，要靠許多醫藥來保健，靠衣服來保暖，靠吃飯來保持活力，靠父母的呵護照顧，靠親友的幫助，靠社會關係互相的依存，……才有我們如今的身體。可見，我們的身體是靠眾多的因緣條件才有的，如果我

們一定執著有一個實在的我可得，這樣就和「法無我」的真理相違背，也就是和「真如」相違背。請問，和「真如」相違背有什麼不好呢？這表示我們很有主見啊！如果事事都很有主見，我們的煩惱就會特別多啊！我們自以為有一個實在的我，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在這裡人家跟你講話，你聽得不習慣，覺得他傷害我的自尊心，認為他所說的話聽得不順耳，我的見解比他更高一籌。這樣，在日常生活上許多問題就衍生出來了，我們在家庭生活就不能夠諧調，在社會生活也同樣不能夠諧調。因此，社會上的種種問題，乃至國家裡的種種問題、國際間的種種問題，都是由這個有「我」的心態衍生出來的。自我執著的心強，就違背了真理；如果我們懂得順從「法無我」的真理，就會什麼事情都不在意、不執著，時時處處自由自在、清淨無礙！

所以，「法無我」指的就是真理！請問，誰顯現這個真理呢？要我們正確的智慧——「正智」，才能去發現它的存在；也就是要由正確的觀察力，去發現「法無我」的真理。它不是由我們能「分別」的心去分別出來的，它是用我們的「作意」心所，去觀察再觀察、觀察再觀察、左觀察右觀察、前觀察後觀察，觀察得符合「正智」了，才能發現一切法的確是無我性可得的！好比觀察桌子的確是由木板、鐵釘、膝、漆等等條件湊合起來才有的，根本就沒有所謂一張實在的桌子可得！而我的身體也是由種種的因緣條件拼湊起來才有的，哪裡有一個實在的身體可得呢？既然沒有一個實在的身體可得，我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呢？那麼我們應當怎麼觀察人生呢？我的身體之所以能夠存活，全都是因為大眾的幫忙才能夠繼續存活於世間，那麼我應當要對大眾心存感恩的

心，不應當內心偏於計較自己的利害關係、處處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所以，佛法說我們應當要上報四重恩——父母恩、眾生恩、國家恩、師長恩，感謝讓我們能夠存活於世間的所有因緣，具備這樣的智慧才能夠合乎真理！否則，就是錯誤的觀察，也不合乎真理！所以，「法無我」的真理，是要由正確的智慧——聖智（正智）所觀察顯現出來的！怎麼樣才稱作所謂「聖智」呢？「聖」有兩種意義：一種是「正確」的意思。一種是「證到」的意思，所以，我國古人所謂的「聖者」，就是指「正人君子」。至於，佛教的「聖者」，則是指已經「證到」真理的覺者，並且是依真理而實行的人，實行到達真理的目的。

既然「正智」是證到真理的智慧，它不斷地發生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實行，不斷地觀察自己的行為，時時不停地觀察，最後才能證到「法無我」

的真理。所以，「法無我」的真理是我們修大乘行者，以正確的智慧不斷地進行觀察所到達的目的。這個真理就是所謂的「真如」！請問，這個智慧是不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心、心所去「分別」就可達到的呢？不是的。如論文「何等為真如？謂法無我所顯、聖智所行，非一切言談安足處事。」所謂「安足處事」，是建立安置真理的立足點，它不是用言談或文字來作為真如的立足點。因為所有的言說都是名字相，名字相的立足點都是「分別」。我們稍後要講的《大乘起信論》，將一念心開為兩門：一個是會打妄想的心，開為「心生滅門」；另一個是那個會打妄想的心性本體，開為「不生不滅門」，又叫「心真如門」，它和本論這裡所說的道理一樣。到底什麼是「真如」呢？《大乘起信論》說「真如」有三種相狀：第一、真如離開言說相，因為所有言說都是名字相，當我們

的「正智」觸證真理時，絕對不是語言或書本上的知識就能夠詮表出來的，完全是內心的「正智」直接證到真理的。第二、真如離開文字相，語言其實不異於文字，只是把所有想說的話寫出來，用文字表現出來，當然也不可能詮表無相的真理。第三、真如離開心緣相，要離開那個會打妄想、愛攀緣的心，因為會打妄想的分別心它不會分別到真理，它不會像智慧那樣仔細地觀察、觀察、再觀察；一般的分別心，只有對境稍作了別，覺得只要對境稍作了別就覺得夠了。

「正智」和「分別」有什麼不同呢？第一種說法，我來打個比方，好比有一副兩百五十度的眼鏡，但是我們的眼睛卻有兩千五百度的重度近視，所以分不清楚某人臉龐上的鼻子、眼睛、嘴巴等…。因此，為了要分清某人臉的鼻子、眼睛、嘴巴等就非得要戴副兩千五

百度的眼鏡不可。這「分別」心就好比這兩百五十度的眼鏡，對於我們這些重度近視的人是不夠用的。而「正智」就相當於兩千五百度的眼鏡，能夠對外境看得很清楚、很仔細。第二種說法，單會看外面事物的心、心所，都是「分別」心；還要能夠返觀內心、自我迴光返照的心，才能稱作「正智」。我們想知道外面的境界或別人的事物很容易，尤其是有大權在握時，好比當個軍隊的總司令，任何人如果不服從領導或違抗命令的話，可能馬上就將他抓去槍斃，事情就算解決了。但是總司令想管自己家裡的人就困難啦！如果他的第一個兒子不聽話就抓去槍斃，第二個兒子不聽話也抓去槍斃，如果他只有三個兒子，而第三個兒子也不聽話再抓去槍斃，就變成沒有人為他傳宗接代了！總司令爸爸有可能這樣對待自己的家人嗎？這裡只是比喻總司令好像這個「妄

想心」，而「正智」就是比喻對待自己的家人。因此，這個「正智」和心性的修養很有關係，它能夠時時迴光返照自己心性的變化，在心性的變化裡看到「法無我」的真理出現。這兩種對「正智」的說法：第一種是順講——對外境能清晰地了別它的相狀及眾因多緣。第二種是反講——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內心有無量的生滅相，但它有不生不滅的體性。

【論文】

何等名為唯出世間正智？謂由此故，聲聞、獨覺、諸菩薩等通達真如。又由此故，彼諸菩薩於五明處善修方便，多住如是一切遍行真如智故，速證圓滿所知障淨。

【白話譯釋】

接下來論文要解釋什麼是「正智」呢？有兩種：一種是出世間正智、另一種是世間出世間正智；什麼是出世間正智呢？是聽釋迦牟尼佛的法音而悟道

的「聲聞」乘弟子。這些弟子聽佛陀講的四聖諦——苦、集、滅、道而通達無我的真理。佛陀初轉法輪時曾「三轉四諦法輪」，但如果今天也詳細說的話，可能要佔據二、三小時的時間，所以只能略地提一提；一、苦諦——「此是苦，逼迫性」。什麼是苦呢？過去我講經時曾經講過很多，有在日常生活上的痛苦，有社會生活上的痛苦，有人際關係上或精神上的痛苦，是對身心有壓迫感的境界。如果我們執著它，就會感覺這些苦的存在。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① 如果自我執著心強的人一旦被他人壓迫，別人也許只感覺有二、三分的痛苦，他就會感覺加倍的、或非常的痛苦。② 自我執著心輕的人如果被他人壓迫，就沒有那麼強烈的痛苦感。二、集諦——「此是集，招感性」。集，就是招致煩惱的原因，煩惱是怎麼來的呢？是處處以自我的立場來分別，這樣就會為

今生乃至來世感招許許多的痛苦果報。那麼，我們應該怎麼樣來離開這些煩惱痛苦（果報）呢？好比有人覺得這個世界太痛苦了，乾脆吞食大量安眠藥自殺死掉，就一了百了好了！這樣可以一了百了嗎？這樣絕對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內心的煩惱沒有消滅掉，我執沒有滅掉，卻把自己的身體毀滅掉，怎麼會有用呢？我過去講經時，曾經提到自殺的果報是非常可怕的！大家千萬不要幹那種傻事！我們應該要滅掉的是這個有惑招煩惱果報作用的「因」，把「集」在心中煩惱的因滅除掉才是徹底的、究竟的辦法！「集」在心中煩惱的根在哪裡呢？煩惱的根就是對於自我的執著——「我執」。所以，凡是我執觀念強的、自私自利的人，活得一定比別人更艱辛痛苦；這些行為表現都是不符合真理的，我們應當要知道它的因果關係。道諦——「此是道，可修性」。弟子們你們要

修學的「道」是什麼呢？是斷除招致煩惱苦因——「集」的方法，這樣就能從生死苦海中獲得解脫；所以，斷除苦因——「集」的方法，你們應當勤加修學，才能離苦得樂，證得解脫果。**滅諦**——「此是滅，可證性」。你們如果將招致煩惱的因和一切煩惱的根——我執都斷除的話，就能證得涅槃果。所謂「聲聞」，就是小乘根性的弟子，聽聞佛陀「四諦法」的音教，聞法音而悟道，依法修行掃除我執煩惱，就證得阿羅漢的解脫果了。

所謂「獨覺」，是出生於無佛的時代，或是在有佛出世的時代，他沒有依靠佛陀的教法，他也不知道佛陀的偉大，沒有拜其他聖者為師，但是他想求得世間上的真理。他怎麼求呢？好比他跑到山上去，看到水從山的高處往低處的溪谷流，最後都會歸流到大海去。或是觀察春天時草木百花開放，夏天時枝

繁葉茂，秋天時結成果實，冬天時草木枯萎。經過長年的、時時的觀察，他悟到宇宙萬有生、住、異、滅，周而復始的道理，這樣他體悟宇宙萬有哪裡有一個實在的「我」可得呢？沒有「我」啊！所以，他也悟到了「無我」的真理。至於我自己的身體也不過是所有生命現象中的一個個體而已！因此，他也把煩惱掃除，證得了涅槃解脫果。所以「獨覺」——單獨（獨自）覺悟，就是單獨靠自己的智慧力去觀察、思惟而獲得覺悟。他們多是佛出世前，或佛滅度後出生的，或是離佛陀很遠的地方單獨覺悟。菩薩，又名「覺有情」，是發大乘菩提心，修行菩薩道，不但要救度自己，還要救度他人，直到覺行圓滿。菩薩的智慧明利，這裡用「正智」來描述菩薩通達「法無我」的大智慧，他的智慧和宇宙間的真理相符合，他的智慧是正確的，沒有一點情感執著的因素在裡

面，沒有一點自己以外假設的思想在裡面，完全和客觀的真理達成一片。客觀的真理是如此，我的看法也是如此，這就是「正智」。反之，如果我的看法是這樣，而客觀的事實不是如此，那麼這就只是妄想分別。因此，主觀仔細觀察的道理，和客觀事實所顯現的真理達成一致，這才是符合「正智」的智慧。具有這種智慧，才能夠證得「法無我」，獲得大解脫。

我們知道阿羅漢只求自度，視生死如冤家、三界如牢獄，只要破除「我執」煩惱就好了；而發廣大菩提心、修習菩薩道的菩薩們，就要有積極度化眾生的精神，因為眾生無量無邊，有種種個性、嗜好、欲望等，所以菩薩為了能夠廣度眾生，就必須修習「五明」——佛學是屬於「五明」的①「內明」，是要讓眾生能夠明心見性之學，要不斷地在心性上面作功夫；菩薩還要修習世間的種

種科學、技藝，具備②「工巧明」；菩薩還要修習邏輯推理的學問，與種種辯論的技巧，讓自己的學問符合真理的條件，具備③「因明」；菩薩還要修習世間的聲音韻律的學問，乃至成就文學與演說表達的技巧，成就④「音聲明」；菩薩還要修習世間醫治眾生身體疾病的學問，成就⑤「醫方明」。所以，菩薩對於世間眾生種種的生活知識與技能都能通達，要成為一個生活的「大通家」。可見，修習菩薩道實在是不容易！菩薩除了要通達「五明」之外，還要進一步廣度眾生；雖然廣度眾生，但內心要常與「法無我」的真理相應，這種心態和聲聞、獨覺是不一樣的，這樣才不會衍生煩惱，時時都自在解脫。否則，如果一個人即使有滿肚子的學問，但他不能夠和「法無我」的真理相應，那麼他的執著還多得很，脾氣大得很，內心仍有許多煩惱，不能獲得解脫，這

樣只不過是一個普通人而已！所以，菩薩和聲聞、獨覺不同的地方，是二乘聖者只有證得無我的偏空真理，斷除了「煩惱障」，而菩薩還要進一步證得「法無我」，把「所知障」也斷除掉。這就是本論所謂的「出世間正智」。

今天我們把法相唯識學所謂「五法」——相、名、分別、真如、正智等五個名相熟記，明天再進一步介紹「世間出世間正智」。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生活禪小品

日本永觀堂回首彌陀像

一般遊客到了京都，都會參訪清水寺、金閣寺等，但大多不知道永觀堂這座寺院。永觀堂原稱禪林寺，位於京都市左京區，創建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歷史。這個寺廟有兩個使它聞名全國的原因：一這裡是自古以來的賞楓名所，京都人提起秋天就會想起紅葉的永觀堂；另外，在寺中，有一尊被列為重要文化財產的「回首阿彌陀佛立像」。這佛像特別的地方在於全世界只有這一尊，而且它的來歷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永觀法師是禪林寺第七任住持。在他五十歲那年，有一天，永觀法師如常地在佛堂裡做早課，一面念經，修持般舟三昧，一面繞著佛像而行。就在心入禪定之時，他竟然看到阿彌陀佛從須彌壇上走下來，與他並肩而行，一起念佛。永觀法師

望著眼前这一幕，驚訝地佇足原地，正在躊躇著，走在前方的阿彌陀佛回首說道：

「永觀，太慢了喔！」

當永觀法師回過神來，發現阿彌陀佛已回到壇上，但佛的說話卻言猶在耳。

永觀法師就是永觀堂名字的由來。他自幼出家，一心修行，相信虔誠念佛可以離苦得道，十八歲起便每日念誦佛號一萬聲，自號「念佛宗永觀」。在接下禪林寺住持之職後，因這一次與阿彌陀佛的「相遇」，他忽然頓悟：阿彌陀佛的回首，所意味的，是一種無盡的慈悲心，與世人同行，在有人掉隊，或有遲疑、迷惑的時候，回過頭來加以提醒，帶領眾生在正道上前進；在自己修行成佛的同時，也會掛念還在苦海掙扎的無量眾生，以渡眾生出苦海為宏願。

之後，永觀法師在寺中設立了藥王院救治病人，從此一心不二，致力濟世弘法，直到八十歲圓寂，禪林寺自此成為人人稱善的「永觀堂」。他為了感恩，以示不忘佛的教誨，請匠師創作了這尊「回首

的阿彌陀佛立像」，置於寺中，把阿彌陀佛留下的信息傳給後代。

【附註】

在明末清初，一位來自中國的即非禪師，應臨濟宗祖師隱元和尚邀請，東渡來到日本長崎弘法。即非禪師曾到訪永觀堂，看見這座佛像，有感而發，為它創作了一首詩（永觀堂禮回顧彌陀如來）：

「父母皆為兒女癡，如來度世亦如斯；眾生一去都忘返，轉得頭來是幾時？」

眾生在六道中輪迴，受盡諸般苦。天下父母心，佛視眾生如同兒女，當然想助眾生脫離輪迴，免於苦難。然而世人多有

貪瞋癡，總是在塵世浮浮沈沈，流連忘返，不知道何時才會醒過來。即非禪師看阿彌陀佛的回首，正是感嘆佛等待眾生醒來，如同父母等待遊子歸來，不知何時才能盼到？

高僧與盜賊的故事

話說清康熙年間，漢中府柳林鎮一帶盜賊猖獗，鄉民深受其苦。官府曾派人捉拿，無奈盜賊個個飛簷走壁，身手不凡。師爺獻計獻策，說秦嶺深處的摩天嶺上有



一位高僧，飛鏢耍得出神入化，百步穿楊，請他下山，必定能將盜賊全部捉拿歸案。

官府便備上厚禮，派人去請。高僧先是推辭，後來鄉民們蜂擁而來，聯名請求高僧多行慈悲，下山為民除害。高僧年事已高，最後決定派一名得力的徒弟下山去處理這件事情。

第二天，高僧在寺院裡舉行了一次公開的飛鏢大賽。靶是一個稻草人，所有的徒弟都來參加，一人兩鏢。各位徒弟相繼一試身手。其中一個叫智平的徒弟兩鏢分別擊中稻草人的手腕和腳腕，惹來人們的一陣哄笑。而另一個叫智強的徒弟兩鏢分別擊中了稻草人的胸口和咽喉，贏來了眾人的的一片喝彩。眾人都以為，此次代師下山的榮耀非智強莫屬了。

結果，老和尚宣佈：智平獲勝，代師下山。眾人目瞪口呆，大惑不解。智強更是不服，跪拜師父，問：「為什麼？」

高僧說：「我們出家人素來以慈悲為懷，盜賊也分主犯從犯，慣犯新犯，又怎

能一概而論，趕盡殺絕？再說，此行的目的只是捉拿盜賊，至於如何處置，自有官府量刑定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而不能復生，如果只是為了逞一時之勇，不分青紅皂白，不該死的也一鏢射死，豈不是太殘忍了？」

智強還是不服，說：

「可我明明比他射得準呀？」

高僧捋鬚微笑：

「什麼是準？什麼是不準？智平能精確地射中手腕和腳腕，自然就有能力擊中胸口和咽喉。可他為什麼不呢？因為智平的飛鏢更有分寸。一個人，只有常懷仁慈之心，才會懂得手下留情，給別人留生的餘地和改過自新的機會。」

高僧的一席話，眾人心服口服，連連鼓掌。

【附註】

且說盜賊們很快就聽說了飛鏢大賽的事情，尤其是高僧語重心長的一席話，更是讓他們感動不已。於是乎，智平還未抵達，許多匪賊已金盆洗手、改邪歸正

了。有些匪賊還懷著仰慕的心情去摩天嶺親自謝罪，最後都拜在了高僧的門下。

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自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修道如初，成佛有餘

在印度有一個有趣的小故事：

深山裡有一個小和尚，拜別了師父，要獨自在山下修行；於是在山下偏遠處，蓋了個簡陋的小茅屋，小和尚習慣在沐浴更衣後將衣服、纏腰布晾在屋棚上。

有一天他到村裡化緣回來，發現他的纏腰布被老鼠咬爛了；於是就到鄰近化緣

一條纏腰布。第二天，纏腰布又被咬爛了！他就跟鄰人說到纏腰布被咬爛的事，鄰人於是說道：

「一條、兩條還可以，有誰會願意每天給你纏腰布呢？要解決你的問題很簡單，你只要養一隻貓就好了，貓可以防老鼠。」

於是他隔天就從村裡向人討了一隻小貓，老鼠也因此就消聲匿跡了。小和尚真是高興極了，細心的照顧這隻小動物，也向鄰人討了幾次牛奶餵牠。隔了幾天鄰人又說：

「一次、兩次是無所謂，但是有誰會願意整年都給你牛奶呢？要解決你現在的問題很簡單，你養一頭牛不就得了？」

他聽鄰人這麼一說，於是他更努力的化緣，把所有的積蓄拿來買一頭乳牛。日子久了，他覺得牛吃的稻草不夠，便向鄰人要稻草，鄰人又說：

「你茅屋旁的土地都沒人開墾，你只要開墾，就不必再為牛的事向人要稻草了。」

於是小和尚便犂起田來了。幾年下來他耕作越來越豐收、開墾越來越廣，也不得不雇些工人。此時他也把修行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了，為此豐收成果，他又蓋了大穀倉，請了些僕人看管，取了一妻一妾管理帳目，這時他已是當地的大地主，也過著跟一般人一樣忙碌的日子……

有一天，師父下山探望寶貝徒兒：來到這地方，向僕人問道：

「請問這附近以前有一個小僧在這修行，現在搬到哪去了？」

僕人也不知如何回答，便帶著師父去見主人。師父一進屋，只見弟子在大廳裡數錢，便驚訝的說：

「孩子！這一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弟子這才低著頭羞愧著想了想才說：「只為了纏腰布。」

【附註】

欲望是無窮無盡的，如果不懂得控制，它就會無限膨脹。其實，只要減省某些部分，大都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倘

若這裡也想參一腳，那裡也要兼顧，就不得不動腦筋，過度地使用智慧，就會與原來的目標不相符。所以，只要凡事稍微減省些，便能回復本來的人性，即能「返樸歸真」。

《老子·第二十二章》有言：「少則得，多則惑。」老子認為，少反而多得，多則會迷惑。人生在世，能減少一些麻煩，就多一分超脫世俗的樂趣。如交際應酬減少，就能免除很多不必要的糾紛與困擾。

不管是出家人，還是在家居士，修行之路由平地的凡夫而到達成佛，哪有那么簡單啊！一般的人

「學佛一年，佛在眼前；

學佛兩年，佛在大殿；

學佛三年，佛在西天！」

越修越遠了。要想有所成就，「修道如初，成佛有餘」，第一念發心修菩提行，那個心情若能永恆保持下去，一定能夠成佛。所以《華嚴經》上佛說：「初發心即成正等正覺」。

至誠感通

南宋時，江南有一藥店人家，主人名為賈一峰，此人生性誠實、心地善良、待人和睦且信仰佛法，家中供奉著觀世音菩薩，每日早晚虔誠禮拜，從不間斷，故有「好人」之稱。但他那妻子卻生性淫蕩，與鄰里一名叫康七的男人有染，賈一峰不知情，外人對此卻無不知曉，都為他抱不平。此時，觀音菩薩雲遊至此，知此內情；夜裡，便在賈一峰的夢裡現身，告訴他說：「我知道你將要去外地買貨，但你此趟遠行將大禍臨頭，我因見你信佛虔誠，不忍見你身罹此厄，故來救你；如今有四句偈語在此，你要仔細聽好：

『逢橋莫停舟，逢油即抹頭，
斗穀三升米，青蠅捧筆頭。』

切記！切記！不要忘了此話！」

菩薩說完隨即隱去。賈一峰拜領而醒，將此四句偈語，倒來倒去地念熟了，謹記在心。隔日，賈一峰乘船動身，心頭七上八下，嘴裡不停地念誦那首偈。走到半天的路程，忽然雷電交加，下起傾盆

大雨，船夫使勁地搖著雙槳，準備在前方的一座橋下躲雨。賈一峰見此，忽然想到「逢橋莫停舟」，於是急忙對船夫說道：

「不行，不行！快搖過去。」

船夫只好冒雨而行，將船搖過橋，不到一箭之地，只聽到「轟通」一聲，那座橋坍塌了。船夫見此，咋舌說道：

「好險！好險！要不是賈老爺的吩咐，大家都沒有命了！」

外出兩個多月後，賈一峰起程回家，到家時天已黃昏。他因菩薩救了他斷橋之厄，故一進門便先至菩薩像前至誠地焚香拜謝，拜罷起身時，忽然屋樑上的一盞油燈掉了下來，燈油正好潑了他一身。此時他想起偈語中的「逢油即抹頭」，於是就把油使勁地往頭上抹。夜裡，夜深人靜之時，康七妒火中燒，要將姘婦奪回來，便動了殺念，拿了一把菜刀，翻牆潛入賈一峰的臥室內。一片漆黑中，認不出床上誰是誰，康七心想那婦人頭上有香油氣味，於是嗅了嗅，覺得床外的人油氣撲鼻，心想床內側的人應是賈一峰，便舉刀猛砍下

去，只聽得一聲喀嚓，那蕩婦的頭已被劈成兩半死去。黑暗中康七趁機逃跑，賈一峰從昏睡中驚醒，見妻子被殺，十分悲傷，連夜通知岳家。

第二天，他的丈人告到官府，認為三更半夜，門窗緊閉，會發生這種事，一定是枕邊人所為，遂一口咬定是賈一峰殺了人。賈一峰提不出反證，官府也懷疑是他所為，於是將其屈打成招。但奇怪的是，當縣官在擬寫定罪公文時，剛一下筆，便有十幾隻青蠅飛來抱住筆頭，用手揮開再寫，青蠅又聚，一連幾次都是這樣。縣官心想莫非此案有冤，青蠅前來示兆，便要師爺作進一步地查詢。師爺前去獄中，探詢賈一峰時，他正在唸佛，便問他：

「你的罪名已定，唸佛還有何用？」

賈一峰便將菩薩示夢的情況以及那首偈說了一遍。師爺一聽，心想這「青蠅捧筆頭」不正是縣官擬文時遇到的情形嗎？只是這第三句「斗穀三升米」尚解不出來。忽然師爺靈機一動，心想：

「一斗穀（等於十升）中有三升米，

那不是說糠有七升嗎？」

他立即向賈一峰詢問：

「你是否認識康七？」

賈一峰隨口答道：

「認得！認得！我家左鄰那個少

年，他就叫康七。」

師爺聽罷，便轉身離去，派人前去捉拿康七。

【附註】

賈一峰的冤屈終於得到昭雪，然而賈一峰因受此事影響，心灰意冷，決意出家，於是將所有資財施捨貧苦之人，到杭州靈隱寺剃度出家。

我們用真誠心、用清淨心、用恭敬心去念佛菩薩的名號，禮敬佛菩薩、想念佛菩薩，這就是感；眾生有感，佛菩薩一定就有應，此正所謂「真誠到極處，決定有感應。」就像上面故事中的賈一峰，其生性誠實、心地善良、待人和睦且虔誠信仰佛法，每日早晚以真誠心、恭敬心禮拜觀世音菩薩，從不間斷，故能感得觀世音菩薩前來為其消災解厄。

談量尺

「從一百分降到九十八分，挨一頓揍；從五十五分升到六十一分，得一個吻。」這看似荒誕不經的故事，卻常常發生在我們身邊。在許多人的眼裡看來，前者退步了，挨揍是天經地義的；後者進步了，得吻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常說，世間上的人事物需要用一把量尺（亦即一套標準）量到底。也就是說，這把量尺應當是最公平的；但往往當這把量尺被拿在不同人的手裡，去度量不同的人時，就會出現結果的不公平。這當中所出現的問題並不在這把量尺不正確，而是在於拿量尺的「人」身上。

好比我們都習慣了媽媽在廚房中的忙碌，一日三餐總是準時吃到可口的飯菜，可是當有一天，我們回到家面對著乾鍋冷灶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無飯可吃，沮喪之餘，面露慍色，甚至開口責備；完全忽略了媽媽是否累了、病了、撐不住了，連燒個開水的力氣也沒有了！相反的，爸爸偶爾下一次廚房，煮一碗麵，卻

能讓一家人感到萬分知足。類似這種慣性，使我們的量尺變得富有彈性，卻無法丈量出愛的深遠！

再從家庭擴大到社會上的各行各業，每個單位的成員都良莠不齊，有勤奮做事的、有渾水摸魚的，也有喜歡搗亂的分子；總之，就是有一些禿子混在和尚之中，濫竽充數。奇怪的是，勤奮做事的人永遠有做不完的事，而當他們做得越多，失誤也越多，得到的批評也就越多。再看那些渾水摸魚的人，偶爾投機取巧做做樣子，反而名利雙收。至於那些喜歡搗亂的人只要變得乖巧一些，就會讓上司和一位席眾人皆大歡喜、心滿意足。類似這種慣性，使我們的量尺帶了偏見，就再也無法凝聚眾人的力量。（莠，音同又，不好的人或事物。）

又如某縣有一輛滿載了十九名乘客的中巴，突遇險情，一頭栽進深達五米的水塘。當地村民金有樹跳進冰冷刺骨的水中，砸開車窗將十九名乘客全部救出，自己卻因長時間冷水的浸泡患上肺病，舉債

治療數月，告借無門，不得不離開醫院，病死家中。十九名倖存者無一人去醫院探視，更無人為他送行。金有樹臨死前寫下一封信，第一句話就是：「我救了十九人的命，現在誰來救我的命？」

類似這種冷漠，使我們的量尺缺乏熱情與感動，留下無盡的遺憾。

【附註】

在這個日漸薄情的社會裡，我們任由自私、冷漠驕橫，總是苛責別人沒能做好我們所要求的事情；當我們習慣用自己心裡的那把量尺去衡量別人時，繼而帶來的是各種不滿與埋怨。但是，這個世界並不會因為這些不滿與埋怨而變得更好；相反的，世界會變得更加紛擾不安、甚至仇恨相對，這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現象。那麼，我們至少能做點什麼吧！

①拋掉習慣，學會感恩：如果有人對我們好，要學會感恩；因為沒有人是天經地義要來照顧我們的，包括我們的父母。

②少點冷漠、多點愛：遇到有人需要幫助時，請不要猶豫、不要吝嗇我們的善

良，用我們的愛去幫助他，一起度過難關。這個世界，應當有這樣一把量尺，於情充滿溫暖，於理凸顯公平，於法彰顯正義，時時刻刻閃耀著人性的光輝。只要人人都能堅持從自我做起，「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如此日積月累，人間終會灑滿陽光，灑滿愛。



一個古銅鏡背面的故事

一位英國考古學家在特洛伊古城挖掘出一面古銅鏡，銅鏡十分完整。這位考古學家在銅鏡的背面發現了一行古怪難懂的銘文，他窮盡畢生精力，請教了不少古希臘文專家，還是沒有結果。考古學家逝世後，這面鏡子就靜靜地躺在大英博物館裡；直到二十年後，有一天，博物館裡來了一個英俊的年輕人，在博物館館長的陪同下，他徑直走到古鏡的面前，在工作人員的協助的下打開玻璃櫃，小心翼翼地取出銅鏡，翻過來放在一塊紅色天鵝絨

上。古鏡背後的銘文在紅色的背景上反射著冷冷的金色光澤。

年輕人從背囊裡拿出了一面普通的玻璃鏡子，並將古銅鏡背面的銘文對著這面玻璃鏡子，然後轉過頭，微笑著對博物館館長說：

「看！這面古銅鏡背後的古希臘文字原來是按照鏡子裡的影像雕刻上去的；這也許是海倫送給她的情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一句話。」

博物館館長也是一位古希臘文專家，他扶著鼻梁上的老花眼鏡，將臉湊過去，仔細辨析鏡子反照後的文字，緩緩地一字一字讀道：

「致我最親愛的人：當所有的人都認為你向左時，我知道你一直是在向右。」

年輕人抬起頭，嘆了口氣說：

「我爺爺是一個傑出的考古學家，可是他卻把一生的光陰都浪費在這幾個字上面，結果竟然是這麼簡單！」

博物館館長沈默了一會兒，淡淡地說：

「或許你以為他一直向左，其實他一直向右。」

年輕人神色一動，陷入了沈思。我們已經無法得知，這段文字是否就是當年美麗的海倫寫給她那苦命情人的，但銘文中包含著的那種對愛人無限支持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令人動容不已。

在古代許多國度的習俗中，都有「左卑右尊」的觀念，看來史前的特洛伊古城也是這樣。我們從古銅鏡的銘文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情人或許正被他人視作不斷在墮落中，即將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而在這種困境之下，那甜蜜的人兒，卻用這段話表明了對愛人的無比信任，相信他的努力必然會達到一個正確的目標。這種信任對於一個身陷困境的人來說，該是多麼寶貴的鼓勵啊！

【附註】

故事中的那位考古學家沒能揭開謎團，不一定是他做錯了，只能說明他沒有足夠的運氣發現真相，外人或許認為他向左了，但其實他一直是在向右。作為考古

學家的繼承人，他的孫子需要明白這一點，並尊敬祖父這種不懈的努力，以告慰他那鏗而不捨、死而後已的崇高精神，這或許就是博物館館長話語中的含義。

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困境，對於一個身陷困境的人來說，他是多麼需要愛人寶貴的鼓勵和支持。什麼才是最真的愛？在沈默中、在反對聲中、在無人支持中，依然知道心裡堅定的愛。當所有的人都認為你所愛的人向左時，你不妨對他大喊一聲：「我知道你一直是在向右！」這或許就是對愛的最好表達；它表明了對愛人的無比信任，相信他的努力必然會達到一個正確的目標。

一件事情是否成功，重要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過程是體現我們對理想的追求是否堅持的最好方式，生活、事業、愛情皆如此。當我們意志開始動搖的時候，一定要堅持住，而且要清楚明白地告訴自己：「我一直是在向右、向上、向善努力不懈著！」

不離不棄的愛

一天，一個盲人帶著他的導盲犬過街時，一輛大卡車失去控制，直衝過來，盲人當場被撞死，他的導盲犬為了守衛主人，也一起慘死在車輪底下。主人和狗一起到了天堂門前。一個天使攔住他倆，為難地說：

「對不起，現在天堂只剩下一個名額，你們兩個中必須有一個去地獄。」

主人一聽，連忙問：

「我的狗又不知道什麼是天堂？什麼在地獄？能不能讓我來決定誰去天堂呢？」

天使鄙視地看了這個主人一眼，皺起了眉頭，想了想，說道：

「很抱歉！先生！每一個靈魂都是平等的，你們要通過比賽來決定由誰上天堂。」

主人失望地問：

「哦！什麼比賽呢？」

天使說：

「這個比賽很簡單，就是賽跑，從這

裡到天堂的大門，誰先到達目的地，誰就可以上天堂。不過，你也別擔心，因為你已經死了，所以不再是瞎子，而且靈魂的速度跟肉體無關，越單純善良的人速度越快。」

主人想了想，同意了。因此，天使就讓主人和狗準備好，便宣佈賽跑開始。天使原本以為主人為了進天堂，會拼命地往前奔，誰知道主人一點也不忙，慢吞吞地往前走著。更令天使吃驚的是，那條導盲犬也沒有奔跑，牠配合著主人的步調在旁邊慢慢地跟著，一步都不肯離開主人。天使這時才恍然大悟：

「原來，多年來這條導盲犬已經養成了習慣，永遠跟著主人行動，在主人的前方守護著他。可惡的主人，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才胸有成竹，穩操勝券；他只要在天堂門口叫他的狗停下，就能輕輕鬆鬆贏得比賽！」

天使看著這條忠心耿耿的狗，心裡著急，她大聲對狗說：

「你已經為主人獻出了生命，現在，

你這個主人不再是瞎子，你也不用領著他走路了，你快跑進天堂吧！」

可是，無論是主人還是他的狗，都像是有沒有聽到天使的話一樣，仍然慢吞吞地往前走，好像在街上散步似的。果然，離終點還有幾步的時候，主人發出一聲口令，狗聽話地坐下了，天使用鄙視的眼神看著主人。這時，主人笑了，他扭過頭對天使說：

「我終於把我的狗送到天堂了，我最擔心的就是牠根本不想上天堂，只想跟我在一起，所以我想幫牠決定，請你照顧好牠！」

天使愣住了。主人留戀地看著自己的狗，又說：

「能夠用比賽的方式決定真是太好了，只要我再讓牠往前走幾步，牠就可以上天堂了。不過牠陪伴了我那麼多年，這是我第一次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著牠，所以我忍不住想要慢慢地走，多看牠一會兒。如果可以的話，我真希望永遠看著牠走下去。不過天堂到了，那才是牠該去的

地方，請你照顧好牠！」

說完這些話，主人向狗發出了前進的命令，就在狗到達終點的剎那，主人像一片羽毛似的落向了地獄的方向。他的狗見了，急忙掉轉頭，追著主人狂奔。滿心懊悔的天使張開翅膀追過去，想要抓住導盲犬，不過那是世界上最純潔善良的靈魂，速度遠比天堂所有的天使都快。所以導盲犬又跟主人在一起了，即使是在地獄，導盲犬也永遠守護著牠的主人。天使久久地站在那裡喃喃說道：

「我一開始就錯了，這兩個靈魂是一體的，他們不能分開！」

【附註】

上面故事中，為愛放棄天堂的導盲犬和為愛甘願獨自下地獄的主人，同樣讓人感動！尤其這隻導盲犬是多麼地忠心耿耿啊！永遠跟著自己的主人，不離不棄。儘管天堂是那麼的美麗，地獄是如此的可怕，可是這隻導盲犬依然心甘情願地陪伴著主人。人世間最大的愛就是不離不棄！這種無怨無悔、不離不棄的愛，只會出現

在媽媽和她的孩子之間。

其實，世界上有許多人，就像這隻導盲犬一樣，用湧泉來回報對自己有滴水之恩的人，甚至還有的人，不求回報地幫助陌生人；這些人的品格是值得讚歎的！他們擁有一顆善良的心、美麗的內在氣質和純潔的靈魂！

再看看這位天使，不禁讓人想到：「這個世界上，真相只有一個；可是，在不同人的眼中，卻會看出不同的是非曲直。這是為什麼呢？其實，道理很簡單，因為每個人看待事物，都不可能站在絕對客觀公正的立場上，而是或多或少地戴上有色眼鏡，用自己的經驗、好惡和道德標準來進行評判，結果就只能看到事情的假象。」因此，我們絕對不可嘲笑別人的夢想，也不可隨便給一個人下定論。古人講「要蓋棺論定」，就是說這個人死了，棺材蓋上了，才可以給這個人下結論。我們要明白，每個人的業力不同、成長環境不同、思想不同，所面對的困境也是不同；正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福德因緣，也就是命

運，所以，千萬不能以我們的主觀，去評價別人。如果我們成長在他那樣的環境，也許我們也會和他一樣。

因小果大

佛陀在世的時候，有一位婆羅門長者的老傭人，從屋裡端出一些已經餿掉的食物，準備倒掉。她出門時，一眼看到佛陀威儀莊嚴的形象，油然而生起恭敬心。她很想像供養佛陀，但是手上只有餿掉的食物，怎麼能拿來供養尊貴的佛陀？正當她猶豫不決的時候，佛陀微笑放光，歡喜的用鉢盛過老婦人手上的餿食，然後轉頭告訴阿難：

「這位老婦人一心虔誠。因為她虔誠供佛的功德，往後她將有十五劫這麼長久的時間在天堂裡面享受快樂。十五劫之後下生人間，具備出家修行的因緣。」

這時老婦人的主人婆羅門長者正好從屋裡走出來，聽到佛所說的話，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佛就問這位婆羅門長者：

「你可曾見過其他不可思議的事？」



長者回答：「有啊，有一次我們有五百輛馬車結伴出遊，由於天氣悶熱，便找到一棵大樹下乘涼。這棵大樹可以遮蔽五百輛馬車，還有多餘的樹蔭。樹木之大真是不可思議呀！」

佛接著問：「你可知道這棵大樹的種子有多大嗎？」

長者答：「像芥菜子那麼小。」

佛說：「這就對了！這就是因小果大的道理。」

【附註】

老婦人布施佛的因雖然很小，卻能得到那麼大的果報！這就好像一顆小小的西瓜種子埋在土裡，將來能夠長出很多大西瓜，大西瓜裡面又有許多的西瓜種子一樣，因此，所謂「捨一得萬報」是真實的。

因小果大的原因是心念的速度太快了，彌勒菩薩說：「彈指之頃，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形皆有識。」一彈指就有三十二億百千念，單位是百千，百千就是十萬，三十二億乘十萬，就是三百二十兆，這一彈指就有三百二十兆個念頭。一秒鐘可以彈指七次，三百二十兆再乘七，可以換算出二千二百四十兆次。一秒鐘裡頭就

有二千二百四十兆個念頭，每個念頭都是獨立的。這種微細的念頭頻率太高了，所以彌勒菩薩說這個意念極其微細，沒有辦法執持它，它太快了！心念的速度如此之快，所以短時間內就種下了許許多多的種子，將來這些種子結成果報的時間也就很長。

《易經·繫辭傳》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意思是說，積累善行的家族，會有多餘的恩澤，使後代也承受福報；積累惡行的家族，會有多餘的罪惡，使後世也遭受災殃。這段話就是因小果大的一個明證。

印光大師說，既然有餘慶、餘殃，那就一定有本慶、本殃。本慶是積善的人自己享受善業的果報，餘慶是他的善業庇蔭子孫得福，這是他善業的餘報；本殃是積惡的人自己承受惡業的果報，餘殃是他的惡業連累子孫受苦，這是他惡業的餘報。不但因小果大，而且我們還要了解，果報到來的時間愈拖愈久，程度就變得愈嚴重。這好像債務拖欠得愈久，利息就愈多是一樣的。所以，造了惡業之後，要趕

快懺悔，趕快勤修善業，把惡業的嚴重程度削弱，甚至提早報掉（重罪輕報），我們日後才不會遭受嚴重的苦報。

松樹和藤蔓

森林裡有棵松樹，長得又高又大，在它旁邊有一株藤蔓，順著松樹的身體往上長，沒多久就和松樹一樣高了。

這天，藤蔓不客氣地對松樹說：

「喂！老頭兒，你幾歲啊？」

老松樹回答：「一百歲。」

藤蔓驕傲、不屑地說：「一百歲？哇！

哈！哈！老頭兒，你長了一百年才這麼高？我祇活了一百天就跟你一樣高了！」

松樹感慨地說：「唉！小夥子，你雖然竄得快，但你沒有夠力的莖幹，到了冬天你就會枯萎了！」

果然，冬天一到，那原本氣餒高漲的藤蔓便這麼一命嗚呼了！

【附註】

在人生奮鬥的過程中，我們會不會因想要快速地達到目的而忽略了「扎根強

莖」的動作呢？且看急迫的「迫」字吧！它是由一個「白」與「走」所組成的，彷彿在叮嚀著世人：「行事過於急迫忘本的人，到頭來反而得白走了許多路！」可不是嗎？做人做事一味地投機取巧、抄捷徑，往往欲速則不達；惟有一步一腳印地充實自己，才有可能得到最後成功的本錢。我們所訂下的生涯規劃，是會讓我們成為一株快速蔓延的藤蔓呢？或是根深柢固的松樹呢？實在值得我們深思警惕啊！

說話不能揭短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少年時當過放牛郎，交了一些窮朋友。稱帝後，有兩個從前的窮朋友來見他。因兩人的話說得不一樣，兩人的命運也各不一樣。

第一個人被引進宮內，他一坐下便指手劃腳地說：「我主萬歲！皇上還記得嗎？從前你和我都替財主放牛。有一天我在蘆花蕩裡，把偷來的青豆放在瓦罐裡煮。沒等煮熟，大家都搶著吃。你把罐子

都打爛了，撒了滿地的青豆，湯都潑在地上了。你只顧從地上抓豆吃，不小心把草葉送進嘴裡，卡住了喉嚨。還是我的主意，叫你把青菜葉吞下，才把卡在喉頭的草葉咽進肚裡去。」

朱元璋聽了他的述說，在百官面前哭笑不得，為了保住體面，他把臉一沉厲聲喝道：

「哪來的瘋子，替我亂棍打出去！」
這個抱頭竄出的倒霉蛋，去給朱元璋的另一位舊友——昔日的同路放牛娃說了這件事。那個放牛娃泫然一笑，說：

「你看我去，保得富貴。」

於是他大搖大擺走進宮來，一見朱元璋，納頭便拜，然後敘起舊來：

「皇上還記得嗎？當年微臣隨著你大駕都騎著青牛去掃蕩蘆州府，打破了罐州城，湯元帥在逃，你卻捉住了豆將軍，紅孩兒擋在了咽喉之地，多虧菜將軍擊退了他。那次戰鬥我們大獲全勝。」

朱元璋對舊友吹噓的那場戰爭心知肚明，但他卻把醜事說得含蓄動聽，面上有光。又想起當年大家飢寒交迫有難同當時的情景，心情激動，立即封這位舊友為

御林軍總管。

【附註】

說話不要直來直去，雖然我們經常聽到「有話請直說」類似的話，但這多半是氣話。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有話直說的效果並不好。春秋時期齊景公喜歡養鳥，他讓臣子燭鄒看管一隻鳥，燭鄒不小心，這隻鳥飛了，齊景公生氣要殺燭鄒。齊國宰相晏子知道了，就說：「好吧，把燭鄒這傢伙殺了給大王謝罪，在殺死他之前我要當著大王的面數落他的罪行，讓他死得瞑目。」晏子命人綁了燭鄒，數落其罪，共有三條。其一，大王的鳥竟然讓你放飛了；第二，你放飛了大王的鳥，惹得大王為一隻鳥而殺人；第三，你死了不要緊，可是大王為一隻鳥而殺人的事情傳出去，其他諸侯國的國君和國民會笑話我們齊國國君把一隻鳥看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這不是敗壞大王的聲譽嗎？有此三條，燭鄒該殺。齊景公聞言笑了，說：

「趕快放人，我明白了。」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喜歡快人快語。但是有時候直言不諱往往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這個時候需要一些說話的技巧。

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華佗初行醫的時候，本領也不怎麼高明。因為他能虛心向別人學習，一點一滴，取長補短，終於成了名醫。成了名醫以後，他也不忘向高明的老醫生請教。下面是一則華佗虛心求學的故事：

有一天，來了個年輕人，請華佗給治病。華佗把脈一按，就對病人說：「你是得的頭風病。藥倒有，只是沒藥引子。」

「要什麼藥引子啊？」

「生人腦子。」

病人一聽，吃了一驚，心想這沒法找，只得回家去了。過些日子，這年輕人又找到位老醫生。老先生問他：

「你這頭風病找人看過嗎？」

年輕人說：

「我找華佗治過，他說要生人腦子做藥引子，我沒辦法，只好不治了。」

老醫生哈哈大笑，說：

「用不著找生人腦子啦，去找十個舊草帽，煎湯喝就行了。只是記住！一定要找人們戴過多年的草帽才頂事。」

年輕人照著去做，果然藥到病除。有

一天華佗又碰到這個年輕人，見他生龍活虎似的，不像有病的樣子，就問道：

「你的頭風病好啦？」

年輕人笑著回答：「是啊！多虧一位老先生給我治好了。」

華佗詳細地打聽了治療經過，他非常敬佩那位老醫生，並想向老醫生請教，把他的經驗學來。他知道，如果老醫生知道他是華佗，肯定不會收他為徒。於是，他就裝扮成一般人的模樣，跟著那位老醫生當學徒，一學就是三年。

一天，老醫生出外為人治病去了。華佗和師弟在屋裏煉藥。這時門外來了一位肚大如籬，腿粗像鬥的病人。病人是特意來找老醫生治病的。老醫生不在家，華佗的師弟不敢隨便接待，就叫病人改天再來。病人苦苦哀求道：

「求求先生，幫我治一下吧！我家離這兒很遠，來一趟真不容易啊！」

這時，華佗出來了，見病人確實病得很重，不可遲延，就說：「我來給你治！」說著，就拿出二兩砒霜交給病人，

說：「這是二兩砒霜，分兩次吃。可不能一次全吃了啊！」

病人接過藥，連聲感謝。病人走了之後，師弟埋怨道：「你可知道砒霜是毒藥，吃死了人怎麼辦？」

華佗說：

「這人得的是鼓脹病，必須以毒攻毒。」

師弟說：

「若將人治死了，誰擔當得起？」

華佗笑著說：

「不會的，出了事由我擔著。」

再說那位大肚子病人拿了藥走到村外，正巧碰上老醫生回來了，病人便走上前向老醫生求治。老醫生一看病人，說道：「你這病容易治，買二兩砒霜，勻兩次吃，一次吃有危險。快回去吧！」

病人聽了，把手一伸，說：

「二兩砒霜，你徒弟拿給我了，他也叫我分兩次吃。」

老醫生接過藥一看，果然上面寫得清楚。老醫生心想：「我這個驗方除了護國寺的老道人和華佗，還有誰知道呢？我還沒有傳給徒弟啊！」

他回到家裏，就責問兩個徒弟：

「剛才大肚子病人的藥是誰開的？」

師弟指著華佗說：

「是師兄。我說這藥有毒，他不聽，逞能哩！」

華佗在一旁不慌不忙地答道：

「師傅！這病人得的是鼓脹病，腹中有毒，砒霜也有毒，以毒攻毒，病人吃下肚有益無害。」

「這是誰告訴你的？」

「護國寺老道人，我在那裏學了幾年。」

老醫生這才明白過來，他就是華佗。

連忙說：

「華佗啊！你怎麼到我這兒來當學徒啊？」

「師傅，你認錯人了吧！」

「不會，我的秘方沒別人知道。」

華佗這時只好把來求學的理由說

出。老醫生聽完華佗說的話，一把抓住他的手說：

「你已經名聲遠揚了，還到我這窮鄉僻壤來吃苦頭，真對不起你呀！」

華佗說：

「老先生，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但是都各有所長；我沒有的東西，就該向你學

習啊！」

老醫生感動得直掉眼淚，當即把自家的獨門偏方告訴了華佗。

【附註】

我們每個人都應努力培養像華佗般虛懷若谷的品德；它會給自己帶來智慧，給人際關係帶來和諧，給事業帶來新的活力！中國古代大思想家老子曾說過：「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意思是說，江海所以能成為一切小河流的最後歸宿，就是因為它善於將自己放在一切小河流之下；這就是江海容納百川的奧妙。人也應該如此，有山谷那樣的胸懷，有大海那樣的氣度，就會「有容乃大」，成為一個思想境界高尚、文化知識廣博、善緣之友眾多的人。

古德說：「從長處看人，世無無用之人；從短處看人，人人難逃平庸。」說的正是這個道理。好比中國近代著名的大學者顧炎武認為，天下的學問是無窮無盡的；昔日之所得，不足以自矜，後日之所成，又不容以自限。他雖然從小就在家庭的薰陶教育下，打下了紮實的知識根基，後來又成為一位名滿天下的學者，但他不

自滿自傲，而是虛懷若谷，向師友們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一個人如能感到自己的「吾不如」，就必然會感到自己尚有「吾不知」和「吾不足」。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具有虛懷若谷的品德。「吾不知」，就是敢於做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在宇宙之大、社會之廣、知識之博的客觀環境裏，誰都會有許多自己未掌握的學問。即使是一位大學問家，他所掌握的知識恐怕也只能是滄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如果不知道這一點便是雙倍的無知。莊子曾講過這樣的故事：「秋天下了大雨，河水漲滿了，於是河神沾沾自喜，以為天下的水都滿彙集到自己的河裏，再也沒有誰可勝過自己了，然而當它順流而下時，不覺來到北海，見到一望無際的大海，不知比它寬闊多少倍時，它這才知道了自己的渺小。」「吾不足」，就是要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即使自己做得再好，也還會有很多不足；越是有自知之明的人，越會知道自己的不足。明代方孝孺說：「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只有知道自己的不足，才能找到前進的目標和動力。

「三隻智慧猴」雕像，是編者於桃園市大溪區的廣大木器行裡拍攝的。

它提醒我們古聖先賢修身養性的法則—三省、四勿。

三省：吾日三省吾身--

①為人謀而不忠？②與朋友交而不信乎？③傳不習乎？

四勿：

①非禮勿視！②非禮勿聽！

③非禮勿言！④非禮勿動！

